與姚一葦教授一夕談書

章雲生

「所謂『知識』不必是一個學問家的知識，它可能並無條理或系統，但却必須賅博。」

——姚著「藝術的奧秘」論想像章

姚一葦：你問我讀書的範圍，我實在很難回答，因爲我讀的書很雜，沒有所謂「師承」，一直是「自學」的。我從小讀書只是一種嗜好，並不存什麼用心，讀書既非爲了寫文章，即使寫點東西也沒發表（我年輕時寫了好些小說多沒有發表）；更不是爲了教書，我教書是個意外；只是讀着玩的，所以範圍非常廣濶。大致說來可分兩類：

第一類是「創作」。這可以說是自小開始的興趣，只要是文學創作，不問中外古今，我都很喜歡。我想你大概知道，我是講授戲劇的，戲劇的劇本我讀過很多，當然，我也讀過很多的詩和小說，我對於詩和小說都有興趣，只是近幾年來沒有時間讀，讀得較少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。

另外一類是知識性的書。只要是知識性的書，我都有興趣，雖然我曾學過工程，但是工程書我不看，雖然我也學過銀行的，銀行的書我也不看，實在沒興趣。除開這些技術性的書，其他如「哲學」、「社會科學」、「心理學」、「人類學」方面的書，我都有興趣。

覃雲生：自然科學方面呢？譬如數學。

姚：自然科學的書我就讀得少了，最近只讀過一本 Set Theory「集合論」，此外就沒有了。數學方面，我只唸完了大學裏的工程數學，如「微積分」「微分方程」以後就只看過這本「集合論」。當然談不上有什麼研究。啊，我忘了告訴你，我在年輕的時候，有一段時間對歷史非常有興趣，現在這方面的書，看的就少了。

雲：那一方面的歷史呢？

姚：先是有關通史方面，那是在中學時代看的，看了好幾部中外通史以後，也讀專史。像「古代社會」「婚姻進化史」這類的專史，以及雜史、野史、筆記，我全有興趣。特別是筆記如「日知錄」之類，對於一個忙碌的人最好，因爲它不是連貫的，有暇時就可讀一段，不必從頭讀起，可隨興之所之。我的興趣很廣泛，讀的書也雜，也作過「美學」、「藝術理論」方面的一點研究，但這絕不是說我有什麼學問，我從不認爲我有大學問，我只有那麼一點點，這個世界上我欽佩的眞正的學者太多了！

雲：這些知識有沒有相關性呢？

姚：有的，假如你從藝術或文學的角度來看。譬如說文學的表現媒介物爲語言，你就應該具有語言方面的知識，像「語意學」；如果你想了解藝術或文學的創作心理，你就多少要懂一點心理學、人類學，甚至生理學方面的知識，因爲藝術的對象爲人生，有關人生的各種知識都可以和藝術相關。我之對各種知識發生興趣，都是由藝術而來的。

雲：可不可以說一說你最喜歡的書。

姚：那太多了，不知從何說起。

雲：我是指創作方面的。

姚：那也太多了。幾乎可以說凡是有創造性的東西，只要是好的，我都喜歡。

雲：比方說那些呢？

姚：那太多，太多了。

雲：最近的呢？

姚：什麼是「最近的」呢？你是說最近出版的書？

雲：是。

姚：你問那一類的東西？

雲：小說啊？詩啊？

姚：小說啊，詩啊？專就小說來說——，那範圍還是太廣。其中牽涉得太多。我們舉一個國家來說好了，你是講中國的，還是外國的？

雲：我們中國的。

姚：此時此地的作家？

雲：是。

姚：那麼你曉得我曾討論過四個人的東西，都是口述的，然後根據錄音帶整理。

雲：就是評白先勇的「遊園驚夢」、評水晶的「悲憫的笑紋」、黃春明的「兒子的大玩偶」及王禎和的「嫁粧一牛車」。

姚：是的。你可以看得出來，他們寫得是不錯，否則我就不做了，但這並不是就說他們所有的作品我都歡喜，而是說，他們有些作品使我歡喜，我要是不喜歡這個作品，我根本就不談的。

雲：那麼老師是否想過從事詩評？

姚：我對它沒有深入的研究，我是不敢作的，因爲詩不像小說，詩較小說解釋起來，我稱之爲「曖昧」ambigueous，就是說更「歧義」，你這樣說也可以，那樣講也可以，容易招引很大的紛爭。而且對於此

地的詩人，我只能這樣說，在我沒有深入的研究之前，我不敢批評。前些年我對於當代人的作品沒有怎麼注意；近年來我才接觸了一些詩。此時此地詩的爭論是最多的，若要我來發言的話，我覺得我還不够，還爲時尚早。我是個最與世無爭的人，我不歡喜爭執，我知道的我就講，我不懂的就不講，如果自己說不出個所以然來，再要去與人爭辯，我是不敢的。至於那幾篇小說批評，我做的只是分析的工作，我覺得我懂的方式是這樣，我就將它這樣的說出來。

雲：會花上很多的時間嗎？

姚：時間是花得不多，有人記錄就行。難的是我自己得要有時間去唸，還要碰到我自己願意批評的作品。我的選擇是這樣的：凡創作作品，我第一看它的「創造性」，它與衆不同的地方，第二看它的「深度」。依我個人的標準：凡看過以後，會使我深思，激發起我的想像的作品，我才會去看第二遍，才會去探討它所表現的是什麼。假如是一眼就看到底的東西，一些陳腔濫調，我的興趣就低落了。因此就一部作品而言，它一定得對人有所啓發，對人生有所交待，對我們生存的世界究竟表現出什麼樣的一種態度，表露了什麼樣的一種思想。所以我認爲：任何一個創作家，都應該是一個思想家。如果它沒能提供我可供思想之物，我可能就讀不下去。

雲：老師的藏書不少，能不能談談您的選書的標準？

姚：是不是說我的買書的經驗？

雲：是的。

姚：書是累積起來的，就是這點書也花了我許多年的時間。我大學一畢業就來到了臺灣，到現在有二十七、八年的時間，開始的時候，我因爲收入的關係、生活的關係，必要省吃儉用，才能買本書。那時候臺灣剛光復，日本人正在撤離，我常到舊書攤裏去買舊書，現在這種機會就沒有了，我算是買到了一點書，像上面的這套「世界文學」，「現代戲劇全集」四十四本都是那時候買的，現在早就絕版了。

我是個喜歡買書的人，我買書的範圍很廣，但是我怎麼樣來判斷書呢？當然，如果我曉得它是有價值的，或經人家介紹，或者是我本來就知道這部書的，當然馬上就買。這個不談。假使這本書是我不知道的，作者我沒聽說過，那我就得仔細挑選了。因爲我不希望買到一本壞書。假如是本理論書，我一定先看看目錄，看其中討論的是些什麼問題，這些問題能不能吸引我，我雖不是專家，但也不是大外行，每一個題目，每一個問題，我總大概知道一點。然後我就翻書後的索引——外國書有一個好處，書後都有索引，可看出作者提到那些人，看看我所心儀的人裏出現了那些，再者，外國書的背面往往刋載一些摘錄的有關讀書的批評文字，可以幫助我們對該書的了解。有了以上三者，我就可以決定買與否了。

我還可以告訴你一點，當我看到一本精裝初版書，紙張很厚，而頁數却不多，售價很貴，這類書我就要更加小心了。爲什麼呢？因爲這類的書籍可能是一篇升等論文什麼的，價值尚待確定。我歡喜買的是Paperback「紙面本」，你要知道，一本書如能以紙面本發行特別是能列入某種叢書的話，表示它已經過嚴格的審定與淘汰。

假若是創作方面的書，那就不同了，大半是我知道這個人，或這部作品，我才買。或者是在外國的雜誌上看到，或者是有人推薦，所以雜誌還是很重要的，它能够讓我們瞭解某個作家，知道他一點情況，因爲小說實在太浩繁了。有一點我先聲明：那種 popular 的書我是很少接觸的，你看我這裏的西書，很少屬於那種花花綠綠的暢銷書，當然我不是說 Best-Seller 都不好，只是我很少看這種東西，我看的都是比較嚴肅的東西。不過話又要說回來，一個作家成名之後，他本來是一個 Serious writer（嚴肅作家），因爲書有了銷路，使他變成爲一個 Best-Seller 的作家，是有可能的。這種書惟一的好處是便宜，但是印刷裝訂都很差，封面尤其看了不舒服，我還是不歡喜收藏這種東西。

雲：那麼對於陌生的作家和書籍，還是要靠着 book review 那類的東西？

姚：有時候是要靠着 book review 這類東西。因爲學習一樣東西到了一個程度，就知道每行每業都有其一

定的範圍，有些人的介紹總不會錯的，他在這方面就成了權威性的人物，我們不是迷信他，實在是他推薦的東西不會叫我們上當。

因爲有種書籍，印得很厚，很漂亮，賣得也昂貴，但是內容空洞得很，中外都有的，這種書我不買。我有空的時候，每隔一個、兩個月就到書店去逛逛，已成爲我的一種娛樂。只是這種直接進口西書的書店越來越少了。

雲：可不可以談一談您讀書的方法？

姚：我先說知識性書的讀書方法：我爲求得某一種專門性知識，我一定選擇一本書予以精讀，所謂「精讀」是逐字逐句的讀，它假如有錯字，一定要將它改出來，讀到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能有一點點的疑問，讀到眞的懂了爲止。因此一段書讀上幾遍是常有的事。

我工作很忙，無法預計幾天可以讀完。因爲「精讀」讀太快是不行的，我有空的時候，就讀上一頁、兩頁，讀畢之後就想一想，利用沉思的時間來熟悉它，來了解它。

雲：那麼這本書是不拘那一本？只要是有關那種知識的就行？

姚：不，那要有選擇的。譬如說哲學罷：我覺得讀哲學第一個重要之事，得把哲學史先唸好，因爲哲學——假如你完全是個外行的話——一定讀不進去的，對不對？我讀哲學是先從哲學史開始的。我記得我從前在大學裏讀書時，那時候讀哲學我的英文能力不够，那麼我就讀翻譯的書，從翻譯書着手。所以說，翻譯還是很重要的。但是必定要高手的翻譯，如果翻譯錯了，或是翻得叫人看不懂那可眞糟，所以，要選本好的。但是什麼是好的，那得請教專家。當然自己試着讀也一樣，當你讀不下去或讀不懂的時候，可以換本試試，一直到你讀到一本滿意的爲止。

無論那一樣知識，比方說邏輯，選一本邏輯書好好唸，語意學、心理學也是這樣。一定要先有基礎的知識，然後再去看專著，否則專著你是看不下去的。

雲：那時候是在圖書館了？

姚：哎，是在圖書館，我大學時代全部就靠着圖書館。我們的大學有很好的圖書館，管理尤其好，幾乎從來沒丟過一本書，我就在那兒看書，我對知識的愛好就是這所圖書館培養出來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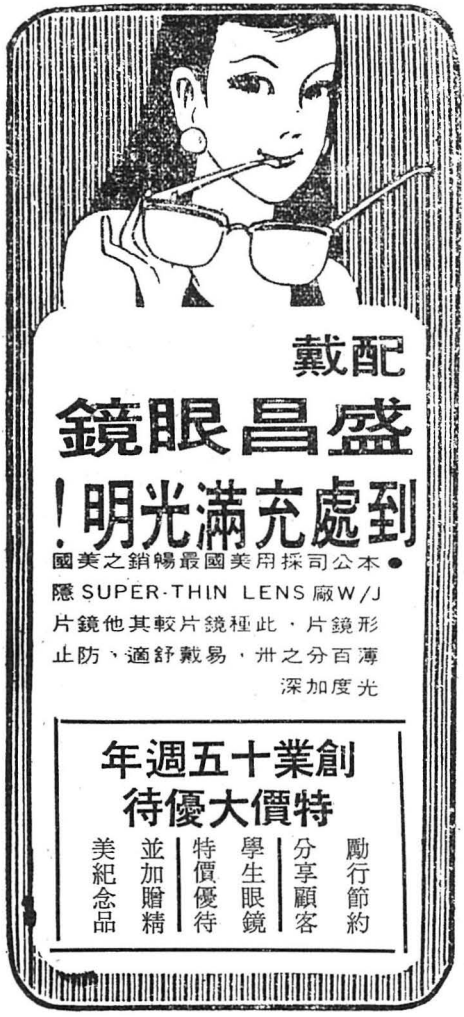
雲：讀過了這些「入門書」之後呢？

姚：讀完了這些「入門書」以後，我就讀專著，不讀專著是不能談的。在每一行業都有一些重要的專門著作，比方說心理學，我不是因爲想成爲心理學家，才唸心理學的書，我有興趣的是美學、文學，我之所以讀心理學的目的，是因爲我想讀 Jung（容格），讀 Freud（佛洛伊德）的著作。爲什麼會對他們發生興趣呢？因爲我讀到有關藝術理論或批評的文章，常常提到他們的名字，我不知道怎麼行呢？所以就引起我的興趣。

這些都是一流的書籍，好比讀心理學，讀 Freud 本人寫的書；讀哲學，讀 Kant 自己寫的書，讀 Hegel 自己寫的書，這些都是影響大得不得了的書。另有一種就是後來人應用或解釋的書，這種書就可以略讀，因爲一流的書讀過以後，只要將這類的書大略的翻翻，大體上就知道了。因爲讀過了一流的書以後，他們所引用他的理論，輕而易舉地當然知道了，很多知識你都知道了，你不知道的很少嘛，何必讀完它呢？我們不必浪費時間非得要細細的讀。買來之後，序言看看，重點翻一翻，很快的時間就可以把握了。

雲：那，老師創作方面的書怎麼讀呢？

姚：我讀書是很認眞的，我看小說，看戲劇，也像看理論書一樣，一絲不苟的，絕不是消遣，只有在我生病時看偵探小說才是消遣。這種事情在我的一生中很少發生。因此不是眞正吸引我的書，我會看不完的，因爲我讀得很認眞，所以中學時代讀過的小說，我大體都還記得，需要的時候都用得上，我要說一句，一部好的小說的價值絕不會輸於一部理論書，對嗎？

至於說我要分析一篇作品，那又不同了。那我最少要讀上十遍，要讀得進去，也讀得出來。所謂「讀進去」就是眞正去了解作者的用意，找出作者企圖表現的是什麼。所謂讀出來，就是從一個旁觀者的立場來看，作者的表現是否恰當，是否完整。

我認爲：如果不能做到上面所說的，我是不敢落筆的；就是說，我對它還沒有完全瞭解之前，我沒有那麼大的膽量去批評。所以我在作批評的時候，一面讀一面想，而且要打好大網，那就是說把一切都弄通了才敢動筆。當然引不起我興趣的東西，我是不能批評的，因爲我自己沒有興趣，怎麼還能講出什麼話來呢？